

契丹文字释读方法研究

清格尔泰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文字的释读工作, 由于没有任何工具书作参考, 困难重重。学者们想出的种种释读办法, 也大都以失败告终。后来在中国研究人员中采用的“实证法”的办法逐渐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本文系统总结了 this 办法的主要内容, 供作进一步完善这一方法的基础。

关键词: 契丹文; 释读工作; 实证法

中国分类号: H515 **文献标识码:** A

学术界公认契丹文字的释读困难重重。它不像女真文字那样有《女真译语》这样的工具书作参考。更不像西夏文字那样, 既有《音同》、《文海》、《番汉合时掌中珠》、《杂字》等多种字典、辞书, 又有儒家经典、佛经方面的许多译著和法律、历史、文学、医学方面的许多著作传世。契丹文字曾有几百年绝迹,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虽陆续发现了若干碑文, 但却无法释读。

为了释读契丹文, 中外学者想了种种办法。有的想从蒙古语方面得到线索, 有的想从蒙文音节的统计方面得到根据, 有的想从突厥文字的形体方面找到来源, 有的想从汉字方面找到字源。但是都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果。在寻找释读契丹文的种种探索和努力中, 一部分中国学者的一个细流逐渐取得了一些成果, 从 70 年代中期以来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逐渐成为契丹文(主要是小字)研究的主流。国内外的学者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这一主流的研究方法大同小异, 可以概括地称之为“实证法”。我们试图把这一方法的行之有效的内容作一番归纳, 抛砖引玉, 作进一步讨论、完善这一方法的参考。以利今后的研究工作更有成效。

实证法的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四条:

一、用“比较法”开始最初的研究工作。

对契丹文一无所知的情况下, 较为实际的办法就是进行各方面的对比。契丹字哀册中的写法与册盖中的写法对比, 契丹字哀册与汉字哀册对比(虽然不是互译, 也有对比的价值), 契丹字哀册之间对比, 等等。利用这种对比的办法, 老一代的研究人员大致释出了表示年月日、天干、地支、年号等的契丹字。

比较法在研究的初始阶段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在以后的阶段也时常利用这种办法。也需要在不同的问题、不同的领域当中发挥作用。如: 在对比一个字、一个词的不同写法当中, 在对比一个词组和同样意义的另一词组的写法当中, 在对比上下文当中, 在对比文章的体例、格式、语句的前后呼应当中, 在对比韵文的对仗、对偶当中, 都可以获得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但是这方面也应避免绝对化, 与不太清楚的现象的对比当中陷入另一方面的错误。

二、以“已知”求“未知”。

联系“已知”的部分, 对有关的“未知”部分提出具有一定道理的假设性释读。在契丹小字的原字的读音方面, 在开始阶段“已知”甚少。甚至可以说没有。为了积累这方面的“已知”。契丹文研究小组在开始阶段, 进行了非常小心谨慎的经得起考验的工作。如以仅有的契汉对照的《郎君行记》上的固有名词为突破口, 反复核对其中几个人名、地名上用的契丹

原字的读音。终于比较有把握地释读出了主 用 义关 (黄应期)、杰 兀火 (王圭)、中 並 兀为 (梁山)、仍 允 有 並 方 中 用 失 (唐乾陵)等词中的契丹原字。经验证明,开始阶段的释读工作的基础非常重要。如果开始的步子正确,以后的进展就会顺利,如果开始的步子有错误,以后会处处碰壁。因此,我们说的“已知”应该是真正的“已知”,是一种“真知”,而不是想当然的不可靠的“已知”。“已知”的部分,在释读工作健康进展的情况下,会同滚雪球一样逐渐扩大。“已知”部分的扩大,为进一步扩大释读范围,提供了基础。契丹文研究小组在研究工作的初期阶段,从契丹文的资料中,有意识地寻找可能是汉语借词的词句,以扩大释读契丹小字原子的范围。这样做的结果是有成效的。下边举些释读出的例词。

- | | | |
|---------------|-------------------|-----|
| ① 主 用 兀 中 用 | tʃi-in ʃi l-in | 政事令 |
| ② 子 太 兀 火 中 用 | tʃ- un ʃ-u l-in | 中书令 |
| ③ 今 杰 安 火 兀 | fu-an ŋ-iu ʃi | 防御使 |
| ④ 今 焚 义 火 兀 谷 | s-uei-en x-uei ʃi | 宣徽使 |
| ⑤ 曲 公 用 兀 | ko-n tʃ'a ʃi | 观察使 |
| ⑥ 今 文 门 兀 | ts-ie tu ʃi | 节度使 |
| ⑦ 业 用 引 允 兀 | p'-in tʃ-an ʃi | 平章事 |
| ⑧ 兀 火 义 关 仲 公 | ʃ-iu m-i ue-n | 枢密院 |
| ⑨ 今 关 兀 火 兀 亦 | s-i ʃ-uei k-iun | 漆水郡 |
| ⑩ 中 为 中 用 兀 亦 | l-a-an l-in k-iun | 兰陵郡 |

在释读上述例词的过程中也反复验证了此前释读的词语是否正确。上述例词同时也证明,在契丹文中除了一些语音相同或相近的人名地名外,还有许多官职名也来自汉语借词。官职名的释读,可以引出有关动词的释读。如:释读出官职名后,往往发现下边的动词是“封为”、“升为”之类。以后再遇到“封为”、“升为”这样的动词后,也可以发现其上边有官职名称。以此类推,可以发现固有名词或官职名与有关动词之间的种种关系。如:

- | | |
|---|-----------------------------|
| ① 丁 太 失 今 及 兀 丙 太 兀 谷 业 及 公 | (仲 八 行) 廿六 副 宫 使 除 |
| ② 丁 屏 失 曲 公 用 兀 谷 谷 金 中 太 中 及 | (仲 八 行) 廿七 观 察 使 封 |
| ③ 谷 丙 谷 兀 书 今 及 兀 火 火 兀 允 今 行 谷 金 中 太 中 及 | (仲20) 天 会 十 五 年 左 金 卫 上 将 封 |

于契丹文字我们知道的还是太少。我们能利用的汉语借词尚未出现过的越来越少，民族语词中最常见的一些原字，我们始终找不到确切的释读办法。正是在这些原字的拟音上，研究者们意见分歧最大。以最常见的几个原则为例：

𐰺 (𐰺) 的拟音有: sun, gu, tun, su, tʃi

𐰽 的拟音有: ai, g-gə-eg, ku, k'ai

𐰾 的拟音有: tʃu, tʃ'u, sa, t-ta

𐰿 的拟音有: tʃu, gun, i, dʒə, sə, kæn

𐱀 的拟音有: u, da, in, ən, i

𐱁 的拟音有: uai, uei, gui, də, i, kəi

其他有三、四个拟音的不胜枚举。

这说明在契丹小字的释读方面，研究者们提出的拟音，必需经过验证。而且在验证的方法方面最好有个共识。

三、关于验证的方法

根据契丹文字研究的具体情况以及研究者们所掌握的契丹文资料很有限的情况，对验证工作不可能提出很正归的统一要求。验证工作的可靠程度和精确程度也很难相同。但是为了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健康发展，研究人员都想尽办法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这应该是研究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里初步归纳一下被人们认可的行之有效的一些验收办法。

(1) 在释读借词等固有名词过程中，为某原字所拟读音的正确性多次被证明，已经排除了偶然性的。《契丹小字研究》中的大部分拟音属于这一类。上文中也举了许多这类例子。

(2) 史籍上记载的关于契丹语的一些资料，与释读工作中了解的原字的读音吻合的。

如：𐰺 (t'ao, 五)，𐰾 (tʃau, 百)，𐰿 (noxī, 狗)，𐰺𐰾 (t'aulia, 兔) 等。

(3) 根据上下文，在释读过程中已经了解其词义的一些小字，恰好在释读其他小字时，也了解了其组成部分原字读音的，应视为其音义都了解的契丹字。如：𐰺𐰾 (Lu, 龙)，

𐰾 (wei, 猪)，𐰾𐰾 (u'ul, 冬)，𐰾𐰾 (muo, 大) 等。

(4) 一些研究人员根据书籍上的有关记载推测的某些原字的读音。如果有一定的道理，值得重视的，应作为一种假设拟音，以供以后进一步验证。

如：为𐰾 拟音为 ɔʊ 或 aʊ，为𐰾 拟音为 jɔ 等。

(5) 有时对一个契丹小字的整体意义已经了解，对其部分原字的读音也已了解的基础上，根据一些理由，可以推测其不了解原字的读音。有时对一个词组的意义已经了解的基础上，根据一些理由，推测其不了解原字的读音。这些做法也都是可行的。前提是承认这是暂时的拟音，等待以后的检验。如：《许王墓志》志盖上有契丹小字 𐰺𐰾𐰾，研究者已从对译

的汉字了解其义为“露”，并且这一字的上半部分读 [ʃu]。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蒙古语中“露”

为[ju:dər], 推测契丹小字下半部分的“𐰺”的读音可能是[dər]。再如:《郎君行记》中,

“大金皇弟”的“弟”字,在契丹文中写的是“𐰺”,“弟”在蒙古语中叫做 du:或 dəu,

参考这一点,给“𐰺”字暂时拟音为“du”,等待以后的检验。这些一直没有遇到反证。

看来经得起考验的可能性很大。

进行类似推测的例词,后来陆续出现了许多,尚未进一步检验。如:

𐰺各 详 稳 伏𐰺 涅 鲁 古 𐰺𐰺 夷 离 毕
𐰺 伏 迤 邈 免 𐰺𐰺 𐰺𐰺 𐰺 小 斛 禄 (小胡鲁)

以上这些推测虽未经最后检验,都属于从“已知”推“未知”,而且其推测都有一定的道理或根据。可是还有一些文章的推测中有不少是很难令人信服的,甚至是很难令人理解其意义的。这样的推测(从口气说,往往不是推测,而是断言、结论)的特点是:

(1) 不说明任何理由。只是说,此原字应读为什么。

(2) 只有一方面的理由。如说,从字源上讲,此原字应该读什么。或者说,根据亲属语言此原字应读为什么。或者说,历史书或汉字志文中有什么说法,所以此原字应读什么等。至于其他方面的情况,则一概不考虑。甚至与过去比较可靠的拟音有矛盾,也不作进一步研究。

(3) 从假设到假设。先想出一个没有充足理由的假设,再从这个没有充足理由的假设,推测出一个更不能成立的假设。很明显,这些作法对研究工作的发展是没有助益的。

四、在解决矛盾当中前进,在深入研究当中完善认识。

不同的研究人员得出的初步结论很可能不一样,这从总的研究过程看,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我们可以从不同的结论当中研究哪些道理能够成立,哪些道理难以成立,从而把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一步。在比较研究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过去我们没有考虑过的其他问题,从而使讨论的问题更深入一步。

这问题一说,大家可能都理解。大家脑子里,也可能都有适当的例子。我在这里一时想不出适当的例子只举一个现在正在讨论的关于一个原字的不同拟音的问题。契丹小字𐰺在《契丹小字研究》中拟音为 uan,这样拟音的根据是:

① 从《郎君行记》以及其他墓志了解到𐰺有“国”的意义。

② 《辽史·国语解》中说,“国阿輦,收国也”。𐰺读 k-uan-en 正合乎这个音。

③ 𐰺𐰺 𐰺 义为“元年”,𐰺𐰺 读 juan,合乎“元”的音。前人的研究中也用过这样的拟音。

④ 《郎君行记》中,𐰺𐰺 𐰺𐰺 的义为“仲冬”。𐰺𐰺 的义为“中”,𐰺𐰺 的义为“冬”,这已为研究者们所了解。蒙古语中,dun-duan 有“中”之义,如果把𐰺𐰺 读为 duanen,合乎蒙古语中“中之”的原始意义。根据这些理由为𐰺 拟音 uan,不能说没有根据。

可是后来在释读 1991 年辽宁省北镇满族自治县出土的《耶律宗教墓志》的过程中,𐰺

的上述拟音遇到了重大的挑战。刘凤翥等人在释读该墓志时发现，契丹小字碑文中的^凡𐰺_女 相当于汉字碑文上的人名“控骨里”。见刘凤翥等人的《契丹小字解读五探》（1995）。即实先生在《旅裔墓志解读述略》1994（油印）中读同一墓志时，把^凡𐰺_女 也释读为“控骨里”并在《谜林问径》一书（1996.1）中说，可把^女 有把握地改读为[ur]。后来日本的丰田五郎也同意这种读法，并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出，^契 𐰺_女 𐰺_女 𐰺_女 𐰺_女 可释读为“千春万秋”（ming you-ur tumen n-am-ur）。

两种拟音都有道理。可是要以一种拟音统一另一种拟音，还有些问题需要解决。

笔者在讨论中，作为参考，提出了能否给 uan 和 ur 搭桥的问题，即在契丹语中是否有或者在产生“儿化音”（uaə~uə）的问题《契丹小字解读问题》2002。这些问题尚待进一步的讨论研究。这里提出这一实例的目的，不在于讨论最后的结论，而在于说明，研究过程中难免产生不同意见。要解决不同意见，就要进行平心静气的讨论。有内容有水平的讨论，会使我们“在解决矛盾中前进，在深入研究当中完善认识”。

以上探讨了契丹小字的释读方法问题。契丹文字的释读问题与契丹文字本身的性质很有关系。要正确理解契丹文字本身的性质，也要有一个正确的研究方法。那么我们在释读契丹小字方面采用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其精神能否用在契丹文字本身性质的研究上？能否用在认识契丹语言本身特征的研究上呢？

现在对契丹文字性质的认识方面，研究者的意见很不一致。意见的分歧表现在：①契丹大字与契丹小字的关系与区别，②大字与小字能否用在同一文章里，③契丹大字的性质（表意文字，表音文字），④契丹小字的性质（表音文字，拼音文字，准表音字准音节字，音节文字，拼音音节文字，介乎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之间的拼音文字等），⑤契丹小字的一个原字是否可以表示复数音节，⑥契丹小字的读音是否从汉字的字源方面得到解决，等。

与文字性质有关的还有拼写法、拼读法方面的问题。如：契丹小字的拼写方面是否运用了汉字的反切法，是否采用了汉字的声母、韵母的拼写及拼读规则，是否像畏吾儿文字那样有阳性辅音和阴性辅音，以契丹小字书写的语词当中是否有反应元音和谐律的现象，是否根据原字的所处地位（词首、词尾、音节首、音节末）其发音有所不同，原字的读法中是否有增音、减音的变读现象，等。

与文字性质、拼写法、拼读法有联系的还有语言本身的性质。其中最重的有语音方面的特点和语法方面的特点。还有契丹语与蒙古语的关系，它与蒙古语（达斡尔语等）的相近程度，差异程度。契丹语中的汉语借词问题，汉语借词的程度，语音方面受汉语借词影响的程度，语法方面有无影响等。

我们总的认为释读契丹小字时所采用的实证法的精神也可以并且应该用在研究契丹文字性质和研究契丹语本身特征方面。也就是说，研究者们可以有些假设，可以有所推测，但是这些假设和推测，必须经过实践的考验。没有经过实证的假设和推测，只是假设和推测。

如果我们坚持实证法的观点审视上述种种不同意见的话，可以发现，有些问题已经在实践当中得到解决。如：大字和小字是不同的两种文字。迄今出土的契丹文字，有的全部是大字，有的全部是小字。大字和小字从未在一个文章里同时混写过。在使用反切法的问题上，契丹小字是否从反切法得到过一些启发是个研究的问题，但是在正式的文章里采用汉字工具书上的一种注音方法来拼读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也没有这样的实例。在字源研究的意义方面，契丹文字的字形来源于汉字是毫无疑问的，很少一部分字的读音与汉字的读音有一定的关

系。但是迄今的经验证明，如果想从字形的来源获得契丹字的具体读音，往往都是失败的。关于契丹语与蒙古语（以及达斡尔语等）的关系方面，迄今的研究工作证明：契丹语大体上可以说属于蒙古语族，但它与今天的蒙古语族各语言差别相当大。把它与蒙古语族其他语言进行比较，弄清哪些地方相同，哪些地方不同，是一个今后研究的课题。从迄今了解的情况看，地支（十二属相）名称大部分比较接近，但天干（五色）却很不一样。数词的大部分有一致之处，但亲属称谓大部分不一致。所以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还需要一个词一个词地研究解决。不能以“未知”的假设来代替“已知”的“实际”（以上这些方面的细节，请参阅《契丹小字研究》1985与《契丹小字释读问题》2002）。

在契丹文字的性质和契丹语的特点方面，情况比较复杂，意见分歧也比较多。这里边有些问题已经清楚，有些问题还不清楚。对于这些，如何以实证法的精神作具体分析，需要专题研究。

The study of explanational method to khidan script

Chinggeltei

(Mongolian Language Institute, College of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 010021
China)

Abstract: Without any reference materials the work of explanation to Khidan script encounters a lot of difficulties. Almost all of the methods ended up unsuccessfully. Later the “The Method of Objectivity” taken by Chinese scholars has a better result. This thesis concludes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method of Objectivity” in order to improve its foundation.

Key words: Khidan script; the work of explanation; The Method of Objectivity

收稿日期: 2005—03—2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2JAZHJD84007）

作者简介: 清格尔泰（1924—），男，蒙古族，内蒙古赤峰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蒙古语族语言及阿尔泰语系。